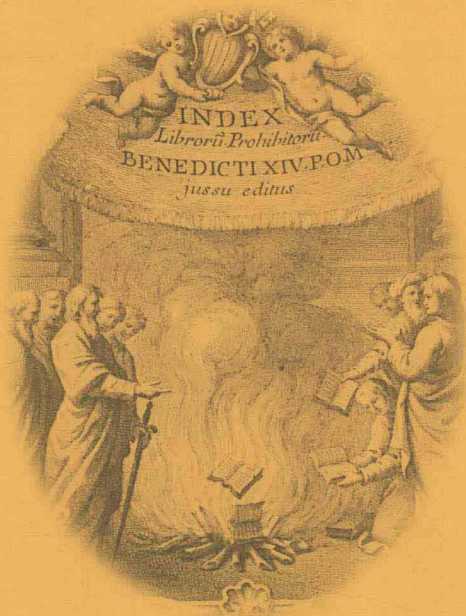


禁書記

朱子儀/著



禁書記

朱子儀/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禁书记/朱子仪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155-0830-6

I. ①禁… II. ①朱… III. ①外国文学—禁书—世界 IV. ①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21618号

Copyright © 2013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禁书记

作 者	朱子仪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830-6
定 价	4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小序

禁书，古已有之。中国的禁书史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356年的商鞅变法，这位秦国的左庶长推行的严厉措施里便有“燔《诗》、《书》”¹一项。外国禁书史则要从公元8年起始，那一年，罗马统治者奥古斯都把诗人奥维德的作品《爱的艺术》列为禁书。时隔近三十年，罗马皇帝卡利古拉又企图禁止荷马的《奥德修纪》，因为这部著作中的希腊式自由理想对专制的罗马非常不利。²

即便只是挑选出曾经名列焚禁榜文的文学禁书，也已经足够呈现给我们一个洋洋大观的“禁书世界”了。

本书并没有为所有的禁书解除恶名的意思，而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历史上众多的误禁事件上。至于其他重要的禁书事件，本书也有所涉及。

“禁书世界”的囚徒并非都是清白无辜，其中也不乏罪有应得的恶棍。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禁书的动机和标准自然也各不相同。

本书选择五十余部在不同时代曾经遭受查禁的世界文学名著，分

1 《韩非子·和氏》。

2 安妮·莱昂·海特《古今禁书》，《未来五十年》（海外书摘），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79页。

别详细介绍它们遭受查禁及非难的原因和经过，以及它们所开辟的天地和自身的价值。书中还叙述了一些著名作家作品遭禁或受非议的曲折经历。

另外还有几位出名的禁书作家，他们的生平及创作观也饶有趣味；本书尽可能公平地对待他们，因为就文学史而言，他们是另类作家而不是危险的罪犯。

无论是具体的查禁行为还是舆论的非难，就其本身而言，都是为了引导公众的阅读，而且不少时候完全是出于善意。但以往事实也表明，在禁书问题上的任何轻率和偏执都可能对真正的杰作造成损害，并给禁书的历史增添令人沮丧的篇章乃至笑料。

无论是二十年前写的《世界文学禁书》还是今天又充实许多内容的“升级版”的《禁书记》，我们都是在作一次回顾、一番反思——在“禁书世界”里寻找失去名誉的杰作。

Contents 目录

- 001 雪夜闭门谈禁书
- 019 我的禁书之旅
- 020 《吕西斯忒拉忒》：要战争还是要做爱？
- 024 《爱的艺术》：最早的男女勾引手册
- 028 《十日谈》：五百年前的黄段子
- 036 《巨人传》：专供酒鬼消遣的巨著
- 044 《随笔集》：不管以何种语言印刷，均应查禁
- 049 《伪君子》：假装的“艺术”
- 053 《帕美拉》：漂亮女保姆的“上位”
- 058 《范妮·希尔》：放荡女人回忆录
- 064 《老实人》：世间难容“老实人”
- 068 《爱弥儿》：通往自由之路
- 072 萨德：18世纪的性变态百科全书
- 078 《危险的关系》：浪荡男女情场纵横记
- 089 《费加罗的婚礼》：被路易十六禁了六年的戏

- 094 《旅行记》：女皇亲批，以“叛国罪”论处
- 102 普希金：自由和法律在哪里？
- 109 雨果：这个时代的派头很渺小
- 115 《先人祭》：波兰民运的精神武器
- 122 《包法利夫人》：关于通奸的必然性
- 128 《恶之花》：开在地狱里的花朵
- 136 《怎么办？》：爱情帷幕下的政治隐喻
- 142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俄国生活百科全书
- 149 《娜娜》：上流社会的罪恶交响曲
- 158 《织工们》：它“煽动了阶级仇恨”
- 163 《莎乐美》：恋尸癖的病态之美
- 171 《华伦夫人的职业》：“不快意的戏剧”
- 177 等了半个世纪才得以面世的《奇婚记》
- 180 《嘉莉妹妹》：“不道德”引起的轰动
- 186 《亚玛街》：妓女的真实生活
- 189 阅读《尤利西斯》不会引起性欲冲动
- 204 《我的生活和性爱》：这是他的尸体近来在写作
- 211 《我们》：一本预告极权主义的书
- 217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部“温柔的有关生殖器的小说”
- 230 《西线无战事》：逃过战火，躲不过焚禁
- 234 《北回归线》：“一本值得一读的淫书”

243	《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 一个具有多重人格的杀人犯临刑前的自述
248	《希卡特县的回忆》：性描写“缺乏激情”
252	《猴子奇遇记》：一只猴子的“反苏警句”
257	《罗马女人》：一个堕落女子的内心世界
264	被一所中学禁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268	《麦田里的守望者》：违禁青春，叛逆少年
274	《洛丽塔》：违禁爱情，“乱伦”男女
282	我没读过这部小说，但从内心深处感到气愤
289	垮掉的一代：并非诲淫作品
295	《癌症楼》：咄咄逼人的政治倾向
303	《大教堂》：政绩破坏者
307	《玩笑》：书籍自有书籍的命运
314	《蜘蛛女之吻》：为同性恋者言
319	《社会毒瘤》：不要碰我
322	《蟹工船》：日本的“红色”禁书
325	《人世间》、《万国之子》：监狱里的小说
328	拉什迪“《撒旦诗篇》事件”始末
337	史上著名的禁书机构和禁书时代
353	外国文学作品焚禁要事录

雪夜闭门谈禁书

文学是个谜。文学现象古怪的特征表明，人们实际上并不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需要文学。文学的目的当然也就是人自身的目的——既表现自己，又超越自己。既然如此，人又为什么要对自己创设的文学横加限制，似乎文学在使他们受益的同时也使他们受害？因此，文学的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是充满矛盾的历史。“禁书世界”便是文学史上的一片雷区，是种种矛盾的突出反映。今天的人们多半认定确有必要对文学加以限制的必要，因为人自身也是受到限制的。时代虽说不同，社会群体却无一例外地需要它的成员遵守一定的规则，今天的法律更是明确地划定了言行举止的禁区。然而文学还是一个猜不透的谜。人们对文学的评判很难做到准确无误。人们不断地反思，承认错误，而新的错误又似乎不可避免。但反思总是必要的，本书在历史上林林总总的“禁书世界”里，寻找失去名誉的杰作，即是一次这样的反思。

现在，我们殊途同归，到那名叫“世界文学名著”的林地里，做一次平常的散步。无疑这里是美的领地。这里有令人陶醉的景物，可同样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却是那千姿百态之中透露出的冷峻之气，它使整个林地显得有点像是个玉石的碑林，孤傲地保持着缄默，只让时间操着老调子，喋喋不休地从其间流过。这里所伫立的一切绝不是

为了满足人类的砍伐欲。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难发现这块林地里人为砍伐的累累伤痕。评论家的趣味、图书审查制度及读者的阅读习惯，都会给真正的名著带来厄运。美国小说家霍桑的《红字》是以一句简短的铭文结尾的：“一片黑地上，刻着血红的A字¹。”想到一部名著有可能被无辜地永久埋没，我们禁不住也为同样的伤感情调所缠绕。我们走进的这块林地简直就是幸存者的居所。

如果说人的历史就主流而言是创造和拓展自身生存空间的历史，那么，对自身的限制乃至毁灭，又构成这一历史不可忽视的另一侧面。精神产品的诞生经历了阵痛的磨难，而人为的纵火却可以使它们在顷刻之间灰飞烟灭。要是我们想列出一个中外历史上“文化纵火者”的名单，其长度恐怕不会亚于中外文学大师的名单。尽管这些纵火者的真实意图、个人品行、历史功过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他们都使以往及当时的文化产品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毁坏。在中国历史上，远的说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²这种强制性的君臣庶民思想大一统的主观愿望对后世当权者影响极大，它甚至反映在了当代中国“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身上。全国性的“红海洋”运动使不计其数的中外名著带着种种恶名化为灰烬。禁书也是各个时代不甚开明的统治者惯用的手段。在西方，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及罗马教廷也经常将不合教义的种种“异端邪说”付之一炬；对于欧洲文化，尤其是德国的精神产品，希特勒可谓是近现代最肆无忌惮的施虐者了，忠实于其一言一行的冲锋队员几乎焚毁了一切不符所谓“德意志精神”的著述。

我们现在是站在幸存者的林地里，回顾着纵火的历史。在我们今天尚能读到的文学名著之中，在某个时期，在一定范围内曾被悬以禁

1 “A”取英文词Adultery（通奸）的第一个字母。

2 《史记·秦始皇本纪》。

例或受到非难的真是不计其数。这可能是因为堪称杰作的文学作品，在它们所处的社会、文学环境中都具有某种不同寻常或者划时代的特征，对其真正价值的认识需要时间，更需要敏锐的眼光。它们的出现极易受到当时思想保守、感觉麻木者的敌视。他们脆弱的神经决定了他们宁可去对一些平庸之作大加赞誉。一次又一次轻率的死刑判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但杰作自身的光辉并不会因此而被抹杀。霍桑的《红字》算不上是十足的禁书，但它对犯有通奸罪的海丝特·白兰和丁梅斯代尔牧师的极大同情，自然也会招致虔诚基督徒的不满。当时，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位牧师就曾撰文，声称“决不能容忍那些破坏道德规范的作家，无论他有多大的名气和天才”，而对于霍桑这样的“色欲贩子”，“必须在他们刚一冒头之时便予以坚决打击”。当一部杰作阴错阳差地被划归到“禁书世界”，那就如同海丝特·白兰的胸前挂上了红色的A字。这污辱性的标志却并不能掩盖其自身的美质。希望它从此一蹶不振乃至销声匿迹的人们，会像幸灾乐祸地目睹走出狱门的海丝特·白兰的善男信女们那样感到惊奇和失望：

凡是以前见过她的人，预想她会在灾难的云雾中黯然失色的人，这时都觉得惊奇了，甚至怔了一怔，他们看见她闪现着非常美丽的光，简直使那围绕着她不幸和罪恶结成一轮光圈……可是把大家的视线吸引住的，而且像是把她本人改变了一点的，却是那个红字，那个刺绣得非常花巧，闪耀在她胸前的红字。因此无论男女，凡是从前熟识海丝特·白兰的人，都有一个印象，觉得他们是第一次看见她。这个红字产生了一种魔力，使她脱离了通常的人类关系，而被包围在她自己的天地里。¹

1 《红字》侍桁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查禁可能会使一部作品名声更著，但并不会使一部作品更加伟大。不过，查禁的待遇却会使一部杰作不同寻常的特征显得更加突出，使之得以与趋炎附势的平庸之作完全区别开来。杰作总是独具孤傲之气，因为它们总是在麻木、迟钝的读者面前关闭它们通向美的大门。人们进入它们的世界，并不会比但丁《神曲》里跨入地狱之门轻松多少。地狱之门上的警句也是孤傲的：

从我这里走进苦恼之城，从我这里走进罪恶之渊，从我这里走进幽灵队里……除永存的东西之外，在我之前无造物，我和天地同长久：你们走进来的，把一切的希望抛在后面罢！¹

杰作的—个标准就是它们足以引起读者心灵的震撼。尽管我们作为读者可能一时还难以说清究竟是什么震撼了我们，但实实在在的震撼确实在我们的阅读中间发生了，我们不免要在它的世界里及在它的世界之上沉思、遐想，不知不觉地从一个新的角度加深对文学和人生的认识。

杰作尽管总是非凡的，但也毕竟要从属一个历来是禁书成风的文学背景。查禁行为或许是对文学的抬举，因为这类行为充分乃至过分地估量了文学作品的社会效用。自然，对文学作品的查禁行为也名目繁多。有出自政治、宗教原因的禁书，常见的罪名有影射政府当局、诽谤宗教或宣传“异端邪说”。20世纪80年代末的《撒旦诗篇》危机便是一例。这部出版商看好的畅销书不仅转眼之间成了头号禁书，伊朗宗教领袖甚至还缺席判处了该小说作者的死刑。甚至进入了21世纪，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还因其“歪曲宗教历史”、“暗示耶稣并非上帝的儿子”，不仅遭天主教会、基督教团体的抵制，还在—

¹ 《神曲》王维克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些穆斯林国家遭禁。¹苏联小说《我们》、《癌症楼》等的遭禁也是由于“政见”上的冒犯。要是追溯一下禁书历史的话，另一类禁书，即带有危害社会道德罪名的禁书（所谓“淫书”）显然更加引人注目。相对而言，因政治、宗教缘故而发生的查禁行为，其本身是具有太多的偶然因素的。这类查禁经常是一种短期行为，很难经受住政局变化、宗教变革的考验，而对“淫书”的查禁却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某种经久不衰的意义。这种意义显然来源于人们对与生俱来的性要求及性行为所经常采取的遮遮掩掩的不明朗态度。无论是在什么国家，一旦有作品因为“淫秽”受到查禁，警方或舆论界总要拿出一些该作品毒害少年、青年心灵的证据，以便使一切的一切都更加具有说服力。查禁者依据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这类作品一经问世便会对社会造成直接的损害，尤其会腐蚀青少年纯洁的心灵。英国小说家劳伦斯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某位英国国务大臣曾愤懑地对某部不符合其清教徒口味的书大发议论：“……这两个年轻人，本来是十分纯洁的，但在读了这本书以后，就发生性关系了！！！”根据社会的一般意见，对不道德的书还是应该查禁的，但重要的是在好书与坏书，有意为之的性挑逗、性放纵与作为构成情节、塑造人物必不可少的因素的性描写之间理应有一条明确或比较明确的界线。要制订一些行之有效的评判规则，既要真正的淫秽作品起到惩戒的作用，又要不损害文学艺术本身，则是一门学问。

至于在封建社会，在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蒙受专制统治的岁月里，查禁行为是不需要依据什么法律、法规的，它是统治阶级或宗教势力压制精神文化领域一切有损其权威的“异端邪说”的常用手段。甚至连图书审查官本人也只是一种工具，很难自诩为文学评判的专家、权威。19世纪的俄国作家阿克萨科夫就曾被沙皇政府任命为图书

¹ 《禁书120——世界文学查禁史》，尼古拉斯·卡罗利德斯等著，纽约切克马克图书公司2011年版，第221—222页。

审查官。当时正值十二月党人起义遭到血腥镇压，尼古拉一世想要肃清自由思想的时期。阿克萨科夫在职时期尽管谨小慎微，但还是接连遭到各方面的指责。他曾因发表一篇题为《大臣的举荐》的讽刺小品而被沙皇特务机关“第三厅”立案审查。后来，他终于因准许出版一本嘲讽警察当局的小书——叙事诗《十二个酣睡的岗警》而被尼古拉一世撤了职。沙皇需要的是能够自觉领会并遵从其意旨的文学“杀手”。另有一个名叫别凯托夫的审查官，就因一时疏忽而批准“异端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创作的著名小说《怎么办？》在《现代人》杂志上登载，很快丢掉了“饭碗”。

即便有公平、合理的评判规则可供依法行事，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差错也在所难免，很难保证在查禁有害的文学作品时不出现冤、假、错案。

要是我们把全世界所有被定为或曾经被定为“禁书”的文学作品汇集起来，那可真是一个异常热闹的大家族了。或者不如说，它们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世界，一个因为侏儒与巨人同居一室而显得特别拥挤又极不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不允许自由出入的，铁栅栏自然必不可少。铁栅栏表明正人君子理应对这个世界敬而远之，但它留有的缝隙也足够让好事“顽童”钻进钻出。禁书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使一部作品在某一地区、某个国家甚至整个人世间绝迹，但这种严厉手段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禁书世界”因其远离尘世、杜门谢客而具有了一层浓厚的神秘色彩。在西方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人为打开某作家作品的销路而求助于当时的罗马教皇，教皇灵机一动，便把该书列入《禁书目录》。禁果诱人，那位作家的书顷刻间便成了抢手货。

罗马教廷的《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旨在告诫全世界的天主教徒不得阅读对他们的信仰和道德有危险的图书。名列其中的书籍竟达4000种之多。它最初刊行于16世纪中叶（1559年首

度发表），并由异端裁判所付诸实施。它的最后一版即第12版发表于1948年。这个禁书目录似乎并非全力关注天主教徒的思想道德及鉴赏水准，而把维护天主教会的威信作为它的最高目的。这一点表现在该目录对真正的海淫作品并不作严格的限制，而把教会查禁的大棒抡向许多有损教会声誉的作品。《十日谈》就是一个样本。《禁书目录》在“海淫”的罪名下还收列了司汤达、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左拉等文豪的全部作品。教会当局不能不考虑文学杰作所具有的对社会思想的强大渗透力，而货真价实的色情作品以其彻头彻尾的荒唐和平庸，是不足以动摇教会施之于众人的精神统治的。

历史上种种公开的或不公开的禁书目录不计其数。从未上过黑名单的世界文学名著倒成了凤毛麟角。在中国，清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的禁书目录是很有代表性的。丁日昌如此这般地表白发布禁令的理由：

淫词小说，向干例禁；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篋。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藉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方以为盗案奸情，纷歧叠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酝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此系为风俗人心起见，切勿视为迂阔之言。¹

在“尊崇正学”的丁日昌看来，《水浒传》海盗，《西厢记》海

1 《金瓶梅资料汇编》（黄霖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9—280页。

淫，它们皆是社会动乱、风俗败坏的罪魁祸首，理应严禁。这份书目将《金瓶梅》、《西厢记》与《肉蒲团》¹等“猥亵小说”视为同类，反映了旧时封建卫道士的一般看法。他们对《金瓶梅》通常都持有极深的偏见。一位老先生愤愤然写道：

《金瓶梅》则淫书之尤者耳。《飞燕外传》、《游仙窟》²，虽语涉秽亵，犹带三分斯文气。至《金瓶梅》则如痴汉游街，赤条条一丝不挂矣。³

极度的偏见致使这位老先生对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视而不见，即若要对明清小说作一评选，《肉蒲团》才是“猥亵作品”中的佼佼者。现代一位法国学者在将《金瓶梅》与《肉蒲团》加以比较时写道：“《金瓶梅》绝不是一部‘猥亵下流’的书”；“如果你真的愿意读一部‘猥亵下流’的书”，那就去读《肉蒲团》，“这其中，鸡奸、舐阴、吮阳，一样也不缺，这三个坏主题在最后一回中，有可能得到挽救，其办法就是削发为僧，剃度为尼”；“小说淫秽到最具有‘创见’的，莫过于《肉蒲团》”。⁴

清嘉庆十五年（1810）御史伯依保奏禁的《如意君传》也是一部典型的色情作品。它写的是武则天年迈时与她最后的男宠薛敖曹的淫荡故事。如意君是薛敖曹的封号，这个封号表明这位男宠满足女皇帝性欲的美满程度。这部文言小说所关心的无非是薛敖曹作为头榜选送朝廷依据的特大阳物，以及武则天在种种性行为（有时则是性虐待）中承受的欢乐和痛楚。有一次武则天竟昏迷过去，很久才得以苏醒。

1 《肉蒲团》一名《觉后禅》，又名《循环报》，他名尚多。清无名氏撰，托名戏曲家李渔所作，共六卷二十四回。

2 皆是色情文言小说。

3 《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61页。

4 《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286页。